

加利福尼亚的水

洛杉矶和梦娜湖的世纪纠葛（下）

民告官，环保首例；梦娜湖，终脱厄运

1974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盖因思（David Gaines）来到梦娜湖。当地人至今都在说，盖因思的到来，是上帝送给梦娜湖的一个礼物。

盖因思，1947年出生在洛杉矶，本性亲近大自然，尤其喜爱鸟类，从小就跟着父母观察、识别各色鸟儿。在十来岁的时候，盖因思已经具备有关鸟类的丰富知识，并成为南加州爱鸟协会的会员。他跑遍了加州各地的沙漠绿洲，追踪那些四海为家的流浪鸟，探索它们的生活与飞行习性。这是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

1969年，盖因思进入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UCSC），大学毕业后，进入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ies)的研究生院，继续学习环境生物，真是如鱼得水。他聪明好学，努力上进，深得导师喜爱。在老师指导下，他完成了关于“塞克拉门托（Sacramento）峡谷中水鸟群的习性变化”这一研究课题。这篇颇有分量的论文发表那年，盖因思还没毕业，可算春风得意。

1974年，盖因思的导师给他讲起，关于洛杉矶的北水南调工程以及这工程给欧文丝湖造成的危害。可是有关梦娜湖的状态至今不明，尤其缺乏最新的水文资料。那年有三个月之长的暑假快要到了，导师建议他去实地考察梦娜湖生态环境之现状，并且是独立作业。这一来是导师信得过盖因思的能力，知道他是个做事认真，十分靠得住的年轻人；二来，导师以为这个题目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就是对爱徒的一次演练，牛刀小试吧。

梦娜湖闻名遐迩，那人间仙境令盖因思心驰神往。他摩拳擦掌，出发前做足了案头工作，除了从系里借来一应仪器外，还专门购买了帐篷、炊具等等露营用具，打算在梦诺畔安营扎寨，既可高效地完成任务，还能尽情地享受湖光山色。盖因思驱车到达梦娜湖时已近黄昏，月光下的梦娜湖显得神秘莫测，湖面平静如镜，塔堡在落日与月光双重照射下通体金黄。在这犹如梦幻的仙境里，盖因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跃入水中，痛痛快快地畅游一番。梦娜湖的“三高”使湖水产生巨大的浮力，人人都可以轻轻松松地漂浮。盖因思领受到“失重”的味道。



上世纪 70 年代，盖因思多次在梦娜湖做科学考察；他在湖中漂浮读报，可见湖水浮力之大。

盖因思在考察中吃惊地发现，梦娜湖的水位正在逐年下降，并且近年来下降的速度十分惊人，几乎是每三年就下降一米。显然，梦娜湖在快速退化！毫无疑问，这里的生态环境也必定随之发生恶化！他还注意到，那些最令他心仪的鸟儿的数量和种类都明显地减少了，因为文献资料上记载的，栖息在梦娜湖的鸟群种类多数都不见了。那个湖心小岛本该是鸟类的天堂。他却在岛上看到了威胁鸟类的哺乳动物与爬行动物的足迹，这令他心惊肉跳。

盖因思报告导师：在未来的 20 年里，梦娜湖必将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化学水坑。

盖因思还跑到梦娜湖当地的县政府，发出警报：60 年前，欧文斯湖的厄运即将临梦娜湖！

考察任务圆满完成，但是梦娜湖令盖因思魂牵梦绕，再也放不下。在以后的 14 年，直到他英年早逝，几乎所有的假日，他都是在梦娜湖度过的。从梦娜湖考察回来的第二年，盖因思联合了斯坦福大学的几位同学，向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申请并获得一笔经费，首创关于“梦娜湖生态系统的综合性研究”。与此同时，他撰写相关的文章，发表在加州大学戴维斯（UC Davis）分校的学报和其它学术刊物上，还写了两本关于鸟类的书，着重论述梦娜湖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盖因思的奋斗目标逐步清晰：保卫梦娜湖，恢复那儿的生态环境。

为达此目标，仅仅纸上谈兵是远远不够的。1978 年，盖因思发起成立了“梦娜湖委员会（Mono Lake Committee）”，这是个纯粹的草根组织。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在社会环保组织，学校与各种集会场合，频繁地发表演讲；委托律师策划法律诉讼；游说县、郡乃至加州的各级政府及其立法机构。盖因思乐意向一切希望了解梦娜湖存在价值的人们，

解释梦娜湖委员会的诉求，争取社会与民众的支持。苍天不负有心人，在短短 3、4 年时间里，梦娜湖委员会发展到两万会员，他们获得了社会的同情，争取到部分州议会议员的支持。盖因思还收获了爱情，与一位志同道合的姑娘喜结连理。

法律诉讼在 1979 年终于启动了。原告就是这群草民，被告则是那庞然大物洛杉矶市府，更具体地说就是洛杉矶市的水电局，那个北水南调工程的负责机构。在以后长达 15 年的诉讼中，不仅是水力局，还有洛杉矶的其它政府机构，都先后被盖因思的委员会告上法庭。

1983 年，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判定：洛杉矶水电局必须减少每年从梦娜湖上游河流截取的水量。这是盖因思他们的一个初步胜利，但是远远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于是原告不懈地控告，被告顽强地辩解，官司打得难解难分。

1989 年，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再次判定：在有关梦娜湖的生态保护问题与洛杉矶的水荒问题的全面评估完成之前，暂停所有、任何从梦娜湖上游河流的截水分流。这是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极为明智的判决。处理好这个事件，极为棘手。谁都知道，梦娜湖应当保护，但是洛杉矶的生存也不能置之不顾。洛杉矶在这段停水期间，不得不花费 3800 万美元，从其它地方购买用水。

1994 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政府机构“水资源控制委员会（California State Water Resources Control Board）”，发布关于恢复梦娜湖区生态环境的行政命令，那是一道强制性的命令：在梦娜湖水面回升 1 米之前，洛杉矶水电局必须停止从梦娜湖上游河流截水；在梦娜湖水面回升 1 米以后，洛杉矶才可以在规定的限额内截水分流；随着梦娜湖水面的上升，洛杉矶可以获得的水量也逐年增加。期待着在 20 年的时间内，即到 2014 年的时候，梦娜湖的水位能够升高到海拔 1948 米，并且周边生态环境得以恢复。那时候，洛杉矶也将被允许从梦娜湖获得更多的水源。

1998 年，加利福尼亚州“水源控制委员会”再次发布行政命令，把生态系统保育范围扩大到整个梦诺盆地。

保卫梦娜湖，这是一场没有枪炮、没有硝烟的战斗。从 1974 年盖因思考察梦娜湖、为保卫她而奔走呼号开始，到 1998 年整个梦诺盆地的生态环境受到加州法令保护为止，梦娜湖委员会以小胜大，艰苦奋斗了 24 年。这期间的法律诉讼，包括那一场又一场法庭上的唇枪舌剑，一次又一次庭外的谈判折冲，竟然用了 15 年，真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惋惜的是，盖因思在 1988 年的一场交通事故中不幸丧生，那车祸就发生在梦娜湖附近。盖因思生于洛杉矶，魂断梦娜湖，巧合还是命中注定？他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没有因为失去了领袖而停止他们的脚步。相反地，盖因思的突然离世，激起了更多的人，参加到梦娜湖的保卫战中来。

盖因思没有能够看到官司的胜诉，更没有等到那最后的成功。盖因思理想远大，生前说过，打赢一场官司不是成功，那不是他的抱负。他孜孜以求的乃是挽救梦娜湖，挽救那儿的生态环境，挽救居住在梦娜湖人类的朋友们，包括那令他心碎的鸟儿们。

梦娜湖，环保地标；盖因思，名垂千秋

盖因思成功了。梦娜湖水面自从 1994 年以来，逐年回升。2012 年 9 月我到那里凭吊与探查的时候，看到湖面已经上升到海拔 1946 米。可是当我 2016 年夏季，重访梦娜湖时，水位却反而下降了，只有海拔 1944 米。这与原定的 20 年目标相比，时间已经超过了两年，但水位高度还差 4 米。前景堪忧！即使天公作美，在以后的年份里不出现大旱，原定目标如愿得以实现的话，那也比梦娜湖在 1941 年湖面水位一即北水南调前的海拔 1956 米，低 8 米之多！也就是说，梦娜湖可以摆脱“死亡”，但难以恢复“青春”。



观测水位的工作人员；我曾两访正在恢复中的梦娜湖。希望再过若干年，湖水可以涨高到我站立的位置。

尽管水位恢复不尽人意，但是我见到的梦娜湖，还是美丽迷人，湖水清澈，湖岸谧静。千奇百怪的塔堡在皎洁的月光下、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傲然挺立，熠熠生辉。水鸥或翱翔在湖面，或憩息在塔堡身旁。微风吹来，那月亮，远山和塔堡的倒影在湖面上随风摇曳，变得虚幻。微风过后，倒影再次变得清晰。五色晚霞在上，皑皑雪山在侧，好一处世外仙境，童话世界！令人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各色的鸟群有回来啦！下面摆上几幅照片，以飨读者。



梦娜湖晨曦



落日余晖下的梦娜湖与晚霞



梦娜湖的生态改善后，多种类的候鸟渐渐回来了。一群美洲反嘴鹅；一群美洲白鹈鹕

盖因思保卫梦娜湖的成功，为环保人士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案例。只要想一想，梦娜湖与欧文丝湖的不同命运，就知道盖因思是多么具有远见卓识。那远见来自于他的胸怀，它追求的不是因“经济损失”而获得金钱赔偿，他盼望的是梦娜湖生态环境的恢复。那卓识不仅来自于他的科学素养，更来自于他对大自然，对人类的朋友们的爱。

为纪念这位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先驱，一个以盖因思命名的奖金设立了，专门奖励那些为生态保育，环境保护做出科学与实际贡献的大学生与研究生。一块“盖因思纪念碑”安放在梦娜湖畔，雕刻在一方采自梦娜湖附近山上的花岗岩。



盖因思（1947 - 1988），称得起是梦娜湖的卫士，他的纪念碑安放在湖畔；加州鸥是栖息在湖区最大鸟种

对于洛杉矶来说，输了官司，自是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内。因应之道惟有节水一途，别无选择。洛杉矶开始大力宣传水资源的宝贵而有限，普及节水知识，改变市民习以为常的浪费习惯。与此同时，鼓励居民更换节水的浴室洁具和厨房用具，政府予以补贴。更为重要的是，洛杉矶实施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使得废水回收，循环利用，等等。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洛杉矶的人口又增加了一百万，但是城市的用水量却没有增加。洛杉矶的节水措施，卓有成效！

洛杉矶节水获得成功，成为典范。紧接着，加州政府开始在全州普及推广节水。在这个意义上看，盖因思和他的委员会的胜利，何止是挽救了一个梦娜湖，恢复了一个梦诺盆地的生态系统？盖因思教育了加利福尼亚，他给所有的加利福尼亚人，上致达官贵人，下致贩夫走卒，上了一课。这一课让所有人都明白了：对大自然的破坏一旦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当人们无所畏惧、战天斗地，自以为无所不能、人定胜天的时候，那恰恰是暴露自身的愚昧。不仅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各种其他的生物物种也以地球为家，人类应该对他们给予尊重与关爱。人类迟早明白，对大自然粗暴的掠夺，或许得利于一时、一地，但对于自然界的破坏却往往是永久的，难以修复，无法逆转。人类也必将遭受报应，自食恶果。

如今，梦娜湖还是加州的一个塔堡保护区；整个梦诺盆地成为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区。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梦娜湖的美，或者塔堡的奇。人类正在生态保育，环境保护的道路上蹒跚学步，但举步维艰。梦娜湖无疑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历史性地标。每个去梦娜湖游览、考察或者凭吊的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领悟。地球是人类以及人类的朋友们共同的家园，人类必须对大自然心存敬畏，在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欲对山川江河动手动脚之前，应该谨慎三思。这不是胆怯，不是畏缩，而是人类在告别野蛮、脱离愚昧，而走向更高的文明。

2012 年 12 月 9 日初稿，2017 年 6 月 29 日定稿于加州吉尔络邑